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
第九回 劉姥姥為媒申舊約 王嬾嬾下定話奇緣

話說劉姥姥站在門口，要等周瑞家的回了才敢進來。不想王夫人聽了寶釵的話，就叫玉釧兒出去叫他。周瑞家的聽了，就把他帶進門來。王夫人見劉姥姥帶著板兒一一已成人了，身量不高，挑著兩個筐子，一個小包袱兒，不曉得是何東西。進來，就放在旁邊。那劉姥姥見了王夫人，說了聲：「太太好呀。」就跪下去，要磕頭。王夫人忙叫琥珀攙住他，才說道：「咱們是老親戚，況這般年紀，如何使得？姥姥你可好。」問了，隨讓他坐下。平兒就走進來，那知劉姥姥已見過平兒了，是平兒叫周瑞家的領他來的。李纨聽見信，也來了。劉姥姥才問寶釵好，又問平兒。見李纨進來，忙就來問。逐一見過，就開口道：「怎麼那位待人寬厚的老太太就去世這麼幾年？在鄉里住，一點空兒也沒有。我跟我女婿又到河南去了一趟，舊年冬天才回來。想著太太們，來請安。鄉間沒一點好物兒，這是自己的大麥推的攪攪轉兒，園子裡結的杏子、桑椹，還有才見影的芸豆角兒。可是土物兒，求太太嚐一嚐，就算我老婆子孝敬。望太太可別要笑。」王夫人聽說攪攪轉，不懂得是何食物，就叫：「拿來我看。」周瑞家的就連筐兒提過來，上頭籠布蓋著。開了廠看，只見青帶著黃的一條條兒，連他也不認得。王夫人見了，便笑著問劉姥姥道：「你來罷了，又費這麼些事。但是這攪攪轉怎麼吃法？」劉姥姥說：「這是極好吃的。著上麻油，調了黃瓜菜，用些清醬，再著點蒜，如有肉絲兒，」這是妙極的了。」旁邊聽話的丫頭們皆抵著嘴兒笑，王夫人便叫收過去。轉向玉釧兒說：「咱們吃飯時，也嚐嚐他這攪攪轉的味兒，叫廚房把應拌的作料，」皆預備下，就炒盤肉絲子給劉姥姥，叫他吃。」玉釧兒答應了，吩咐柳家辦去。

王夫人叫周瑞家的將板兒領到外頭，叫周瑞照應去。就留劉姥姥坐了說閒話。問他：「今年麥子可好？莊稼兩水可好？」劉姥姥說：「今年兩足，大田甚好。麥子受點黃疸，有七八分收成，也算夠了。」史湘雲、惜春也來瞧他，已見過了。史湘雲就怪他道：「姥姥，你那年說的那南瓜，如今想必越發大了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姑娘可是不知俺們種莊稼的事呀！這時候瓜才伸蔓開花兒，結的鈕鈕大就算頂好了。」用手比著，說：「那裡有這麼大？」一屋子人皆笑了。

說著就擺上飯來，兩桌兒坐下。王夫人將雞絲肉絲及各樣作料拌了攪攪轉，吃了一兩口。誰知這麥皮兒總去不淨，著實難咽。就遞給寶釵說：「你積福替我吃了罷！」寶釵就接去吃了。座上有吃三五箸的，有吃半碗的。劉姥姥拿肉絲子拌了兩碗，通吃了。王夫人又把碗金銀蹄兒送給他，盛了兩碗大米飯，讓他吃。他連肉同飯，又吃盡了。旁邊丫頭只是笑，倒是史湘雲、惜春愛吃這清香味兒，澆了蘑菇的麵筋素鹵子，每人倒吃了一碗。

不多會，大家吃了飯，洗手漱口，喝過茶。巧姐走進來瞧他乾媽，見了甚是親熱。王夫人問奶媽說：「巧姑娘吃過飯了？」奶媽說：「早吃過了。有點活計，作完了才來的。」劉姥姥就把他帶的小包袱兒拿過來打開，取出河南烏綾包頭四個，頂機棉綢二匹。笑看向王夫人說道：「太太，這點微物，不敢說送巧姑娘韻，求巧姑娘賞賞人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過於費事了，倒叫我心裡過不去。既是給乾女兒的……」便向平兒說：「你收了去，叫巧姐兒可謝你乾娘。」巧姐果走來福了一福。劉姥姥說：「可擔不得姑娘的禮呀！」就忙忙的哆嗦了哆嗦，還了一拜。把個史湘雲及玉釧兒通笑倒了。惜春拿一杯茶，也笑灑了。

漸漸天色將晚，王夫人叫平兒領了劉姥姥到他房裡去睡。原來新置了個莊子，璉二爺帶著旺兒、烏莊頭查地去，沒在家。當下平兒同劉姥姥到了自己屋裡，因感劉姥姥情，十分親熱。巧姐亦甚敬重。掌上燈來，叫小辦重新擺上炕桌，把他現備的碟子端上來，請劉姥姥喝甜酒，還有八碗菜，好吃夜飯。又用托盤擺了四大盤菜，一大壺酒，兩樣點心，一鉢子飯，托周瑞家的送到周瑞處，給板兒吃。一一皆是平兒不忘報處。須臾吃罷，巧姐跟他嬾嬾到裡間兒睡了。平兒就合劉姥姥同炕兒睡。喝壺茶，也就脫衣躺下。

你道劉姥姥這回真個空來瞧瞧嗎？原為著那年周家說的巧姐兒那頭親事，雖有約言，究無實際。周家秀才在張越存下第這科，卻中了二百二十一名舉人。雖然會試不中，卻興勃勃要提這門親。因劉姥姥原媒往河南去了，候他回來，累次去說。劉姥姥礙著侯門高大，不肯就來。挨的實在無可如何，才走來。又不敢在王夫人前說。本合平兒相好，又此事是平兒許的，遂在被窩裡將這件事細向平兒說了。又說：「周家此刻已是舉人，這官一定做的。況當日璉二爺親口許過的事。我是原媒，所以來問一聲，叫他何日卜定，他要擇日就娶哩。」平兒道：「姥姥放心，這事准的。上年有替巧姐提親的，我家二爺皆辭了去。新近又有范大人來說，」老爺回說已許過人了，又辭了去。這事據我說，等我明日求寶二奶奶，替太太跟前提一提，看了口氣。姥姥你再說好嗎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好極！」說著話，有年紀的人就睡著了。

到第二天，平兒果然將此話向寶釵說了。寶釵說：「很好！我今兒就替問一聲。或者太太就先提起，也是有的。」劉姥姥的早飯，就同平兒、巧姐一堆兒吃了。寶釵得個空，見了王夫人，就將平兒說的劉姥姥來意訴了一遍。王夫人道：「這是當日許定的，老爺昨日還說：「巧姐兒事周家也不提起，我這裡辭過好幾處了。」劉姥姥既為這事，留他住一兩天，璉二爺回來回老爺，叫他下定就是了。你就同平兒說與他，省得張張揚揚的，叫巧姐兒聽見，又要哭哩。」寶釵說：「曉得了，待媳婦告訴他。」劉姥姥得信，心中甚喜，就在榮府住著，等璉二爺回來定局。

卻說芝哥兒事，寶釵與王夫人議定，即轉求薛姨媽向梅宅去求親。梅翰林十分肯的，有何費事？幾句話就說定了。覆王夫人信，就擇了八月十二吉日，通柬下定。

五月底，賈璉看地到家，回了賈政，就用八千兩銀子將這種地來置了。見過王夫人，請了安，歸到自己房裡，與平兒說會別的話。平兒就把劉姥姥這節事說了，隨說：「他還在這裡住著，太太叫等二爺來才定主意哩。」賈璉道：「這事當日親口許的女孩兒家，豈可改口？倒不在他舉人不舉人。」過了一日，璉二爺回了賈政、王夫人，又到東府裡也說了，將巧姐兒就許了周舉人。

劉姥姥回去時，王夫人給了兩匹綢子，拾兩銀子，兩筐子茶食，一筐子蒸食，還有兩塊鹹肉。平兒私下又給了他兩件小衣裳，兩包雜樣果子。給了板兒兩吊京錢。僱了車，送他回去。

劉姥姥將這信給了周家，周舉人滿心歡喜，就在六月內把定下了。劉姥姥披著紅，又來了四個家人，聘禮亦甚豐盛好看。榮府加意管待，賞賜優隆。劉姥姥分外又披了一匹紅，給了四兩銀子。歡喜的不知怎麼樣的。從此巧姐就定給了周舉人，等他擇日迎娶。不題。

卻說王夫人從七月半前，因疼寶玉，要在芝哥兒的親事上從厚卜定。與寶釵每日商量。打點了一隻似碧不碧的冠頂古五簪兒，這件東西說自聖府得的，簪頭內有自然觀音一尊，就是那老匠辦出來的，實為累世傳家之寶；配了件避塵珠鑲的面花一朵，是史老太太遺留的。這兩樣用紫檀木匣，用玻璃罩好，座子也是紫檀的，蜀錦掛了裡床，最是鄭重。外則珠花四對，珠簾二付，金項圈二件，是珠子寶石鑲的；金鐲四付，玉鐲四付，珠挑二對，貓兒眼舊梅花樣簪子二隻；祖母綠旁枝二朵，又配了幾樣金首飾，這是王夫人及寶釵的東西添著辦的。各用匣子裝妥。綾羅綢緞分出花樣，配成四十套。貂灰銀狐各樣皮張，每樣有二十張的，有四十張的，皆用楠木盒子裝好。外頭卻瞧不出來。

正商議著要請探姑娘回來看可使得使得。忽周府著人來報喜說：「探春於七月十二日添了一個兒子。」原來探春嫁後，此是頭胎。王夫人聽了甚喜，重賞來人。隨即備物替探春送去，這也是娘家必不容己的。到了洗三送禮添盆，較他人更加一倍。周府送喜果、彩蛋，亦不可少。乳名叫全哥兒，學名體仁。王夫人親自看了兩遍，這就接不成到家商議事了。

周舉人家送過吉書。擇了大利月九月初六日，不將，又自迎娶。一榮府又忙著打發巧姐出門。

說著就到了八月十二日，芝哥兒下定吉期。璉二爺、蘭大阿哥分派眾家人，押著放定禮物，一抬一抬的去了。隨後王夫人坐了四人大轎，帶著琥珀、玉釧兒、鶯兒、麝月四個丫鬟，周瑞家的、鄭華家的皆坐了大鞍後趙車兒跟著。又派七十四、焙茗兩個隨

轎：派人抬了衣箱、擔子，著家人周瑞、李貴騎馬照應。又用轎車兒派李貴家的同王嬾嬾隨著定禮先去。不多時，就到了梅宅。王夫人起身時，就請了薛姨媽。兩下一齊到了門前。

今日梅翰林家懸花結彩，王夫人轎到，就一派笙簫鼓樂，在門口吹打起來。鄒夫人請了聞翰林的夫人秦太太過來作陪。定禮擺在內堂，金珠耀目，玉帛盈庭。王夫人轎到二門落下，玉釧兒、麝月扶著王夫人走出轎來。薛姨媽已在二門口候著。只見裡面走出位夫人來，年紀約五旬上下；鄒夫人亦隨後接出。王夫人讓薛姨媽先走，薛姨媽不肯。讓了半日，到底薛姨媽走了。眾位太太見面皆拜了，沒多說話，就讓著進來。

轉過大廳，便到後面上房，竹簾高卷，寶鼎微薰，鋪陳華麗，桌椅鮮明。王夫人候著薛姨媽行禮，薛姨媽道：「在門外站著不便，盡著讓我先走了。今日你是新親，我如何僭得？也叫主人少裡過得去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遂先替薛姨媽拜了拜，然後登氈，要與秦夫人見禮。秦夫人執晚親禮，不肯平行。讓了一回，方才彼此行了。又替鄒夫人見禮道喜。薛姨媽亦過來拜見。遂讓王夫人上坐，秦夫人陪了。薛姨媽係老親，就挨著王夫人坐了，鄒夫人下陪。

丫鬟端果茶來，喝了兩口，就倒了。茶用蓋杯端上來。王夫人接了謝過，也就同眾喝了。便叫老媽傳話：「替親家太爺道喜請安。」一位有年紀些的答應去了。回來帶個小廝，在門打千說：「小的老爺替親家太太請安。」又打了千兒道喜。王夫人站起身來謝了坐下。秦夫人道：「老親家太太安。這兩月因家間有些俗事，總未會著。今日這府上喜事，邀來奉陪。老太太臉面越發滋潤了，想是喜色映出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為小孫事，起動太太，我心甚是不安。沒別的說，回來借我們親家太太的酒，多敬一鍾，算我奉酬罷。」鄒夫人道：「酒備的很多，只求諸位親家太太賞臉。」說著就催席了。

梅翰林叫了新到的小班兒昆、弋兩腔，就在大廳院內打了座地平戲台，廳上掛了竹簾，在內擺了兩席酒，就著僕婦來請。鄒夫人說：「且慢些！」向薛姨媽說：「可叫二奶奶領月娥出來上拜才是哩。」薛姨媽說：「很使得。」話才說完，早見四個丫鬟，跟著月娥小相，隨寶琴走進門來。寶琴請了王夫人安，就說：「甥女給姨太太磕頭道喜。」王夫人連忙拉住，說是「同喜呀！」兩個丫鬟在地氈上又鋪了紅氈，-娥遂站在紅氈中間，拜了拜，就行下禮去。

王夫人受了一禮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仔細一看，月娥身量雖未長成，舉止卻甚穩重。儀容端麗，態度溫柔。將月娥拉起來，笑著說道：「你可是我家的人了！」便叫琥珀、鶯兒，把禮用紅氈墊了盤，端將上來，擺著：珊瑚簪一對，脂玉扁簪二隻，珠花二朵，金鳳斜枝花一對，金戒指二付，玉戒指二付，寶石三鑲墜子二付，赤金三環墜子二付，尺頭四匹，縐綢八匹。鄒夫人站起身來謝了，又叫月娥再謝。王夫人拉住了。又喝了一杯茶，寶琴領著月娥出去。

隨即響起台來催席，王夫人、薛姨媽、秦夫人、鄒太太帶著僕婦、丫鬟皆出到大廳席上。外頭吹打著，鄒夫人就送酒安坐。讓了王夫人首席，秦夫人陪了；薛姨媽次席，鄒夫人陪了。王夫人回敬了酒，大家遂一同坐下。梅翰林管家王元家的拿著戲單，帶著個十歲的小旦，上來點戲。那小旦先磕了頭，站在一旁，舉筆伺候。一隻手拿著笏板，預備寫戲。讓了半天，王夫人點出《一門五福》，薛姨媽點出《宮花》。皆不過是吉慶戲兒。吩咐隨後檢他班內得意戲隨便唱就是了。參了台，謝過坐，響鼓點鑼，這就開台做戲。周瑞家的獻了例賞，斟酒端碟，一齊伺候。

鄒夫人吩咐：「讓管家娘子同眾小泵娘們去吃飯。」跟王夫人的換替去吃。不多時撤了酒碟，端卜菜來。鄒夫人又起席安菜，薛姨媽席上亦安了菜，重新斟上酒來。秦夫人同王夫人說了回南邊事體，又說了回各家親友的往事。又喝了兩巡酒，上過四個菜，抬上燒割桌子來。吃了燒割，周瑞家的叫人搭上戲賞的桌子錢來。貼旦謝了賞，收下錢去。又端上碗菜來，只見跟王、薛二位夫人的人，皆上來謝飯。鄒夫人說：「不知吃飽了沒有？求擔待些！」席上點心三道，王夫人說：「酒夠了，吃飯罷。」鄒夫人就叫人端飯。

須臾飯畢，漱了口，就起身，仍到後邊上房喝茶。梅翰林處備了文房四寶，古詩二部，《文苑英華》四套，靴帽機帶，尺頭四匹，赤虎雙扣脂玉帶頭一件，漢玉鎮紙二事，定磁硯水壺一件，宣爐一座。做芝哥兒回禮。重賞家人，先打發飯，就去了。再說王嬾嬾，今日是他哥兒的喜事，得了梅府厚賜，他又專席相待，心裡著實歡喜。就來鄒夫人跟前磕頭，遂說道：「老婆子蒙親家太太這番賞臉，又賞老婆子多少東西，實在的心裡感激，磕破了頭也盡不了老婆子意。」鄒夫人見他醉了，遂用話安慰他道：「老嬾嬾，你是個有造化的。聽說你帶的這個哥兒，不到十歲就能詩做對。將來怕不大成嗎？老嬾嬾，你那福還享不了哩！今日沒什麼可口的，物禮又薄。老嬾嬾你可包涵些。別笑。」王嬾嬾說：「親家太太說那裡話！老婆子實在沾恩大了。親家太太不過是看我哥兒，才厚待老婆子哩。若說我這哥兒，實在聰明可喜。模樣兒也沒人比得上。這不是老婆子偏愛的話，要不信，就問問薛姨太太便是了。」鄒夫人又用話撫恤了兩句，他又說道：「還有奇事呢！愛上姑娘生時拿著金如意，我家那哥兒也拿了一塊無瑕的美玉。這是天生一對兒，白頭相守，一輩子富貴榮華。才真是滿堂金玉哩！老婆子還要吃親家太太的酒哩。」

王夫人見他說話太黏，聽去還是吉慶話兒。遂站起來向薛姨媽說：「天也是時候了，咱們謝謝親家太太，該回去了。」薛姨媽遂亦站起來，先替秦夫人拜了，後又謝了鄒夫人。遂轉過大廳，出外院門。在二門口又行了禮，上轎簇擁著去了。薛姨媽上了車，也先後走去。秦夫人、鄒夫人同回上房，喝茶不題。

王夫人轎快，先到家。進府門，回至上房，賈政即迎出來了。王夫人先替賈政道喜。史湘雲、惜春、李紈、寶釵、平兒皆來替老爺、太太道喜。寧榮兩府男女，皆來磕頭。賈政、王夫人吩咐：「免了。」芝哥兒亦穿了新衣，來替賈政、王夫人磕頭。賈政笑的什麼是的。王夫人摟在懷裡，說：「我兒有了丈人，該用心唸書了！懺替你爺爺爭氣。」芝哥兒又要替史湘雲眾人磕頭，皆拉住了。他偏重新跪下，到底替寶釵磕了頭，才罷了。一屋子人無不是笑。王夫人同寶釵，一時想起了寶玉，二人皆瞪了瞪。

忽外面走進賈珍、賈璉、東西兩府的姪兒、孫子等輩，一群人來，朝上磕頭。賈政說：「你們皆同喜的。也不讓阿哥們坐了。大伙兒遂各出去。賈政說：「梅親家處回了多少禮物來，該交給媳婦收了。」王夫人就叫人替寶釵房裡送去。

正說著薛姨媽也進來了，先道喜。王夫人說：「且不要謝，容改了一天罷。今日姐姐可著實受乏了！」薛姨媽道：「逢這樣喜，那來的乏。」喝杯茶，就回家裡去了。李紈、寶釵、平兒、史湘雲、惜春亦各歸房。